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

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

輯錄通釋曰武王

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為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威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并入於衛也衛本都河北

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

河野處漕色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城在

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

入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漕音根

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比皆衛境也輯錄懷州

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

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滑州今開州滑州今

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

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

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或謂

於邶者係之邶得之衛邶係之衛邶或謂三國

之音不同故仍其舊為三國二說未知是非

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在子日衛

之地變風以衛為首所以著衛之惡也輯錄竹

房張氏曰正風以開明為首者得夫婦人倫之

至正者也變風以邶鄘為首者得夫婦人倫之

人倫之變者也故邶鄘者妻母子之變者也

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

數世矣而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

皆有詩其有詩者雖魯曹之

小邶邶之亡而有不能已也

汎反芳勳 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反古幸 不寐如有

隱憂微我無酒以敖反五羔 以遊

比也汎流貌栢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輯錄輔氏

所憂則其心耿耿

然故不能寐也

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

其太故以栢舟自比輯錄通釋曰有全章皆屬此者

此章之類今以集傳賦而比之體反

觀之則此類恐亦可以為此而賦也言以栢為舟堅

緻音推密也牢實貞固有守

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

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

遨遊而解之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栢舟則宜以載

物乃汎汎於水中而無所用以此喻

已效耿耿而憂思至於不能寐如有所隱痛之列女
憂非無酒以自樂然此憂非酒之所能遣也
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

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屈舟與
東為反對而與變以常不愧於后妃夫人之化所以
首變風而繼二南也輯錄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

姜氏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如預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往朔逢彼之怒

賦也鑿鏡如度據依懇告也○言我心既匪鑿而不

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

反遭其怒也增釋詩曰此章言鑑明則可度物我

告諸兄弟聯以討此實爾而又逢彼之怒是
兄弟亦不可據憑而終莫知所以自愛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輯錄輔氏曰富謂富盛也

習則從容不可選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

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

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不可轉其志確也

德協也存諸中者不可移形於外者無不善莊姜之

賢其於此章○增釋詩曰此章於自反平昔我

心貞固過於石而不可轉我心平直過於席而不可

卷威儀勸止之間皆無一失而不必隱而不見若
君子豈我心之過哉石不可轉是其貞潔自守
之操堅席不可卷是其公平遠下之心轉也

憂心悄悄七小愠于群小觀古豆閱既多受侮
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符小

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群小聚妾也。言見怒於衆妾

也。觀其悶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此章言之所以

於其天則必見侮於其下。理勢然也。輯錄爾雅注。標

惟胃也。曾釋詩氏曰。此章謂我之憂者自接無過

正以見怨諸妾。讒譖而致然。然

而思之無可奈何。惟拊心而已。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澠

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此也。君諸語辭。迭更微虧也。輯錄羅氏曰。微謂不明

之。交云。彼月而微。匪澠衣。謂垢汗不濯之衣。奮飛如鳥

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

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

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寃憤。心亂也。眊音冒。蒙蒙日如

求不漸之。永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婦人從一而終

安於義命而已。○增釋此章再言上下失序。所以憂

不能解。但恨不可飛去耳。憂之極止曰不能奮飛。是

正而不怨也。

拍舟五章章六句。則內外俱困也。五章則以無可奈

於已而四章則上下俱困也。三章言德不備

何而自安之意。結之輯錄。解頤曰。莊姜不得志

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絕兄

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而無怨衆妾之心。而所

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

以不聞。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

也。環疵。○增釋許氏曰。此詩舊說。所以君子作朱子以

爲婦人詩。蓋觀其辭氣。而得之。而甲順柔弱。四

言舉一篇大旨。此讀詩凡例也。讀詩者每於一

詩吟我上下優游。涵泳以意。隨之而求

詩人志之所在。無不負朱子之教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憂字合
當其六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輯錄

之正色。綠紅碧也。綠為之。間色。木克土。故蒼勝黃。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

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

輯錄莊公。揚武公子。嬖妾蓋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公。子州吁之母。嬖幸也。愛也。

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

孔氏曰。間色為衣而見正色。反為裏。而使。我憂之。不

能自己也。輯錄。謝氏曰。嫡妾易位。身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

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

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甚矣。可。惟其已。不

不可。輯錄。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為裳而在下。猶妾蒙寵而尊。夫人反見疎而卑。前以表裏喻此。而此以上下喻尊卑。增釋前以掩蔽。士之為言忘

而。言此以倒置而言。皆夫人之失位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訖。

音尤。反兮。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訖

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

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言。道

此而尋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輯錄

曰。彼之所為。自違悖而我之所為。則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為賢也。

○綠兮縹兮。其以風。昔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反。其以風。昔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反。其以風。昔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反。其以風。昔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凄寒風也。○締絡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年有老少，則思有隆替。此理之必然，無足怪者。但思古人而俾無就，則取法於彼，以免過也。思古人而獲我心，則彼已同然，而過可免矣。○增釋：許氏曰：此章之思，古人反謂之獲我心，是在我者處之素定，而古人善處此者，反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至此豈有一毫怨懟不平之氣哉！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

篇同。前二章發乎情，後二章止乎禮義。前二章則難事，後二章則難言。而後其變後二章則察時

運盛衰以憂其心，緝歸緝順曰前之憂憂今日。然古人之處此亦豈有它道哉！亦曰安於義命而已矣。陳定宇曰：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脩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

燕燕于飛，蓋反。初宜也。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叶上。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與也。燕，鳥音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

貌。先一後也。之子指戴嬭也。歸，大歸也。婦人已嫁，復歸宗國。

大歸，大歸者，不反之義。○莊姜之子以陳女戴

嬭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嬭人之子州吁弒

之，故戴嬭大歸于陳。嬭，錄左傳：莊公又娶于陳，曰厲

是為桓公。隱公四年，州吁弒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彼

賦之厲，戴嬭皆送而難別，意有相類，故用起興。蘇氏曰：禮，婦人送而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

恨也。嚴氏曰：風人送而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

○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頡頏，反。頡頏，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與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頽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特掌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

南心反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與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

衛南類之類飛相違之意輯錄輔氏曰涉踰如兩初別

時也佇立以泣已別而久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

○仲氏任而令其心塞淵均反終溫且惠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媽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淵則不

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塞實則不虛妄淵深則不

則不乖矣以此淑慎其身可謂賢矣而先君謂莊公

也助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媽之

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勗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

守也此章論言嫡廢相與如此以見弟為勞心之故

終能溫和恭順自謙其行其心誠實而深遠又

於將歸之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

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媽之去皆夫人失位

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媽猶以先君之思勉其

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爾雅采子曰古人文字之美

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先王章

修人紀至茲惟觀哉餘編數之又曰譬如畫工傳神

得他精神出

燕燕四章章八句

前三章述已之情後一章美德

曾不歎莊公之在感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
以為之主俾戴鳩以為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
完以為之嫡命石碣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若
州可者何教則姑蘇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是
則衛非今日之肅即康叔武公之備矣顧乃以
應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
狂惑而可乎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

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愛也爾雅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

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

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又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

以古道相處爾雅韓氏曰數言不以古道處我思古

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是是其心志

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是棄如此而

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輯錄四胡有

謂今其心何感何時而定乎此莊姜忠厚之意也

朱子說是已然之辭通釋曰每章章末二句皆有望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且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

良醜其實也雖若美而實則醜矣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

忘者耶莊姜之賢可親不可忘者也而莊公忘之何哉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

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

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月而訴之

猶未極其情呼父母而訴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之其憂患之情極其至也其不以古道處我終責其不循義理以報我性情之厚而第正者也報我不述於終風首章可見

日月四章章六句呼日月而然其夫則又望焉若夫無所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惠來之時則公猶未終於美也福舟有社戀之語則愛猶莫夫兄弟之助已也

而巳四詩吹葛當然

而巳四詩吹葛當然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燥釅許約浪笑報

中心是悼

此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譎戲言也浪放蕩也悼

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

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

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顧我則笑是不禮其夫人而不能相敬如賓可見矣

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

○終風且霾叶音經惠然肯來叶如字莫往

○終風且霾叶音經惠然肯來叶如字莫往

○終風且霾叶音經惠然肯來叶如字莫往

莫來悠悠我思叶新才新

比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

感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謂解毛氏曰但

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

之澤厚之至也

○終風且曠反計不日有曠音成又言不寐願言則曠音成又

比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矣不旋日而又曠也亦比人之狂惑昏開而復也

願思也曠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疾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胡

比也曠曠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音成又

雷其止可待至於曠曠之陰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而未已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感之漸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大矣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莊公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不齊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而瘴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也音成又

為思情欲之人則諱浪笑傲而必喜陰險也而必怒矣解順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以夫則在惑妾其所使也以妾則上借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次子則暴而無禮莊姜之亂此亦難矣雖遣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為處變者之法矣

擊鼓其鐘叶當踊躍用兵叶哺土國城漕我獨

南行叶反

賦也鐘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真謂戈戟

之屬叶反力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在河南

鄆陽張氏曰西征記今白馬○衛人從軍者自言其

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

我獨南行有鐘鎛死亡之憂音滴矢錄也危也

也此章言其啓行之事而然之輯錄李迂仲曰土

死亡未可知也鄭氏曰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救中反叶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

輯錄胡氏曰必先和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

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輯錄左

四季衛州吁殺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

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

主救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

未而還宋子曰圍鄭五日而還我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

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此章本其各行○麥居爰處爰喪息浪其馬叶蒲于以求之于

林之下叶後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於

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闕志也。此章陳其自慢

○死生契古結反。關叶苦反。與于成說。執子之手。與

子偕老。叶魯反

賦也。契。開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後

者。念其室家。因言如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

相忘。棄之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此章述其室家

○于叶同。嗟。關叶苦反。今不我活。叶戶反。今于嗟。洵

音兮。不我信。叶師反

賦也。于。嗟歎辭也。關。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中同

○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

此而今不得信。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

之信也。此章極其室家

擊鼓五章章四句。輯錄解頤曰。彼土功於國者。此

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

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送已之志。若斯之甚者。

凱風自南。叶尼反。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譙反。母氏劬勞。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

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輯錄許氏曰。字

為白棘。實酸者為棘。棘。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

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此章言母

直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也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

甚矣輯錄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南來吹彼羅弱

則母亦當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本其始而

言必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輯錄通釋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也

興二章相似聖善今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

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此章言母氏又

風與母棘心與子蓋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

人其自責也深矣輯錄劉氏中曰自言七子之中

○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增釋鄒陽氏曰寒泉在濮州濮陽縣

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則有寒泉○諸子自責言

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

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泉有浚益之理人無

所以為興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

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

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詞輯錄孔氏曰此謂母今日勞

婉詞幾諫增釋鄒陽張氏曰事父母幾諫幾微也內

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覯明題反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現腕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此亦以人不

凱風四章章四句

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主於自責而有後韻之意焉。凱風親之過小者也然以他人言之則不免乎怨而其子之負罪引慝如此但小弁其一特發見之良心耳此則真誠實盡哀痛懇切斷以感悟其親二詩不能無間也。

雄雉于飛泄泄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聞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去聲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

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

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物得自由人不如物故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

貽伊阻不以怨人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輯錄此字或作其字君子之勞我心也。上章托

子之行役勞苦而起興此章托物為己之思念勞役而起興也。輯錄補此曰言有益而意無窮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

賦也。悠悠思之定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

役之久也。輯錄鄭氏曰現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忭之政反不

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忭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

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忭害又不貪求仁則不忭義則不求此則則謂

德行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也
處而得全也思君子之詩多矣而未及於德行者也
其君子之勿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
子但不被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
久間因無患也胡氏曰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前三章無思之意後一章致

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思之也切故不伎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後行之婦人能守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為先王之貴澤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反

比也匏瓜音護也腹曰匏蓋匏苦而張其後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

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

尚有棄則亦未可用之時也爾雅范氏曰彼則謂其

水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水自帶已

厲以水不裸體故褰音衣而涉曰揭

以上為厲自也○此刺淫亂也詩言匏未可用爾

尚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

渡以比男女之除亦當量其禮義而行也

○有淵濟盈有雉鳴濟盈有雉鳴濟盈不濡軌

居有反雉鳴求其牡

比也淵水滿貌雉鳴求其牡

雉鳴求其牡○夫濟盈必濡其軌雉鳴當求其牡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一章言事適其可為宜二

言古禮不可恃四章言非類不可從。○譬類非
氏曰此詩一章以水喻禮涉是徒步度水之名
水淺可涉則是合禮而可行者也。水深而不可
可涉則是非禮而不可行者也。今齊處有深涉
是不可涉者也。况禮尚未可為涉渡之器乎。以
此非禮絕不可行之事是指涉亂而言也。然於
可涉處又當分擇深淺以厲以得此事有合禮
可行而又須擇義謂雖於禮可成男女之好又
擇義而行之可也。大氏四句作兩截者深涉之
深非深厲之深深涉是水大深而不可涉者下
面是水可涉而又流其中度淺深而得履也。二
章正刺不度禮義非其死偶犯禮相求濟盈不
濡危應一章下兩句雖鳴求其壯應一章上兩
句三章言管禮之正即深厲淺揭之意而濟盈
不濡危之反四章言非類不可從
濟有深涉之意而雖鳴求其壯之反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匏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菲

反采芣反無以下體德音其違乃爾同死止反

此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

輯錄毛氏曰陰至

蔓菁菁也菲似葛福莖麗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

也而異菲高須兩淮謂蕙菜何內謂蒹菜皆可食之

物對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

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

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

夫婦者當勉勉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

言采葍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

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

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此章正言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爾薄送我畿祈誰謂茶

音苦其甘如薺音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待禮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

蓼屬也詳見良耜齊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

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

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

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言反甘如

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

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

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此章見棄之時不忍

意於已也輶錄通釋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

而及其夫之薄情下四句則比已之甚苦而歎其夫

○淫以渭濁湜湜音淫其正宴爾新昏不我胥以母逝

我梁母發我笱古口我躬不閱違恤我後胡口

比也淫渭二水名淫水出今原州百泉縣并頭山東

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

至同州馮翊縣入河輯錄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之

渭之意而比之耳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

永興軍高陵今同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

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湜湜清貌沁水渚也胥

以與逝之也梁堰音石障水而空音其中以通魚之

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

容也○淫濁渭清然淫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

詩經卷二

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母逝我之梁母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母居我之處母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此章言已之容貌者然夫既絕意於已則已無可奈何矣在已且然况暇為新昏計哉韓絳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焉者知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游之何有何亡

甬勉求之凡民有喪甬音甬匍匐音匍救音救之音之

興也方撐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音游冰與游今

海國也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音匍救之音救

○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

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冰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

強以求之謂以處事之道音強反相因為與可也但集傳

釋興體無此例疑與字當作此字而深則方舟之上

有必字解無孔氏曰隨水深淺期於必深則方舟之上

易期於必成不問貧富吾皆盡力求之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

道也此章則皆自許之不能我憐音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

用不售音不反昔育恐育鞠音育反及爾顛覆

服既生既育比于毒音服

賦也情義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

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憐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謂辭說文售也。賈去手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爲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有恐謂生於恐懼之中有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此章言故夫棄我之確然如也。○谷風之婦人前以德音自許後以我德自許其經營於內周恤於外困窮不陷法險而身則其所以自許者誠不爲過矣。○詩曰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離也。○詩曰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離也。

○我有旨蓄勅六亦以御魚目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沈光音有潰力對既詒我肄羊至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興也旨蓄蓄聚御當也沈沈貌潰潰怒色也。釋錄曰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肆勞既暨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之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物可棄新夫婦不可圖新而厭舊也。此以處置事理不同爲興。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初以安逸勤勞遺我何終始言不相似也。○此章又承上章之意而怨其有始無卒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此章出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序而此章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輔氏曰觀此

一詩此物連類因事與詞條理秩然有序勤而不怨然而不怨玩而味之可謂賢婦人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解頤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叙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夫則矣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辭之表則是以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爲爲察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始知庶幾乎夫子所謂可與然者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中露

此也式發語辭微猶我也再言之者言寒之甚也

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猶非也中露

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

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

侯爵即西伯所封者與封都接今略州東十八里有

其臣勸之曰哀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

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守於此哉

之辭下二句然辭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君爲社稷已亡非其私懼雖救任之

今日微君之故又曰微君之躬以微君之躬故耳否則

意蓋黎侯必有不君致亂之階而召狄故其謂所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亂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

無風泉水竹竿不知出何國列於衛何能乎

苑立之葛叶居兮何誕徒早之節兮叔兮伯音
通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苑立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苑立
之上見其葛長太而節踈闊因託以起興曰苑立之
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

因所見則若得然者但節之踈闊日之
久遠義亦相附故用其語相呼而為興此詩本責衛
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本責衛君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父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和如之也曰與國以他故

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
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
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
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
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

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音亂之意匪車
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

來耳其人大夫所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黎國

前式微章下

○瓊素果今尾兮流離之子叶莫叔兮伯兮衰由故如充耳

賦也瓊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衰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瓊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衰然如塞耳而無聞何故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為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一章旄丘之四章有責之

說同上篇

式微因而不刻可謂賢矣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為者舞之總名

舞之總名

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武用干戚文

用羽籥也

舞之別名籥舞也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

謂之羽舞又疏言干則有戚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又禮書干

盾也又繪以雜羽其背曰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

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章其屬繡章以紛威

斧也玉戚以玉飾其柄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

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錫音陽白金也紛音分

如緩又樂書羽舞者翟羽可用為儀執之以所以為蔽翼者也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

鄭氏曰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碩人俛俛疑近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

賦也碩大也俛俛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

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人馬皆從容不怠迫故轡柔如此

○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左手執筥音若右手秉翟音直赫如渥音角

賦也執筥秉翟者文舞也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

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赫赤色也言其顏色之

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工告樂備

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輯錄燕禮主人洗并獻工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又御飲

酒知射大射儀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

皆有獻工之禮

齊子與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輯錄玩戲也弄也輔氏曰意唯輕之是以玩之志唯肆焉故不恭也

○山有榛則巾反隰有苓音本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黄

即今甘草也輯錄爾雅曰藟大苦諸本作大葉誤也葉守上下無所屬常為衍文昭武黃氏

者古人語到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

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以彼所有之物興此所無又

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

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

而意遠矣此章乃見不恭之情實夫其所思者在西

玩之
如此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自譽其位
二章自譽其

才備三章自譽其勞寵四章乃
言其情實而有贊壽之意焉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

關擊柝輯錄音託夜
行所擊木也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

雜於侏儒俳優之間輯錄侏儒短人也俳音排
戲也優倡也漢書談笑類

俳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

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

矣東方朔似之輯錄許氏曰侏儒俳優蓋亦衰
世用之非樂中所當用者今按

儀禮中之歌詩用樂則侏儒俳優誠無所用焉
恐許氏之說或有補於張子之意也姑存之

瑟悲位
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
悲反

興也瑟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音城之百泉

也淇水出相音州林慮音縣音相州林慮縣今東

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貌諸姬謂姪姊

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

詩言瑟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

無日而不思矣泉水流淇不易其地女心思衛不忘
其慮彼此皆有定向也故以為興

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

也輯錄補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
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之也

女思歸傳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出宿于泂音飲錢音于禰音女子有行遠音

父母兄弟待禮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禮反

也沛地名飲錢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

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釋經禮記魯子問曰

道神而後出行也孔氏曰此無言彌亦地名皆自衛

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

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此篇之旨在遠父

亦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

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

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伯于干叶居飲錢于言載脂載奉明補反叶還

車言邁歸市專臻于衛此字本與不瑕有害下小反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軾

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輯

秦與轄同車還向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送疾臻至

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

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此章出宿

章不同上章是嫁來之時如此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思須與漕叶祖我

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輯錄爾雅歸異出同肥注引毛傳曰

所出同所歸異也集傳不敢只云水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輯錄嚴氏曰

○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游於

彼而寫其憂哉韓錄問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也耳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既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正雖賢士且難之况婦人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一章思歸而欲與次其疑二章致問而得與次其疑四章

則疑已决而不志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

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

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韓錄朱子曰觀楊氏之說則知聖人以詩為教之意深矣

出自北門叶眉憂心殷殷終窶其年且貧莫知

我艱叶居已焉哉叶將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陽明陰暗此門所殷殷憂也

者貧而無以為禮也禮祿不稱位則無以為禮矣

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韓錄

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韓錄輔氏曰終者已焉之

故歎之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無

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是亦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

者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辭支益我我入自外室人

交徧適知華反叶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韓錄政事

其國之政事也天子所命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護責

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

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謫我則其

困於內外極矣。韓愈范氏曰：開雖之化行則婦人能

有不知其心者。○增釋許氏曰：外不見知於君而不

得行其志。內為窶貧之故。而有室人之謫。困於內外

極矣。乃一歸之於天。非知命樂義之君子能如是乎。

○王事敦叶都我政事一埤唯季反叶我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叶推叶我叶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也。遺加推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前一章嘆其貧窶而安於命後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

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

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

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

輯錄莊子人間世云：上事其君。知其無可奈何

而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韓錄補氏曰：楊氏

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其涼。雨叶雪其雱音康惠而好叶我攜手

同行叶反其虛其邪音徐既亟音紙且音餘反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

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

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
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北風其嘒音皆叶雨零其霏音非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且且

比也嗒疾聲也霖雨雪分散之狀釋謝氏曰北風
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
於秀矣積禍害愈急也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
虛其邪既亟且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
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釋謝氏曰北風
則莫黑匪烏則國將危
可知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義之俗皆不祥而可惡

○同行同歸猶曉者也同車則善者並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同行則去危同歸則就安同車
則二者之意兼之矣○北門之
處困忠臣也北風之去亂智者也又北風與魏
風一賦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辭緩猶之
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
夷之飛將奮其翼矣

靜女其姝亦朱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
首踟反直知踟反直朱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釋錄此淫奔者自相
稱美之詞非真閑雅
也

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蹰猶躑躅
也釋錄踟蹰行不
進踟蹰躑躅貌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姝貽我彤管從冬管叶古彤管有煒于

反說音律亦女美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

以結殷勤之意耳輯錄殷勤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

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自牧歸美徒弓徒洵美且異夷曳匪女音之

為美美人之貽與異

賦也牧外野也輯錄外野謂之歸亦貽也美茅之始

生也洵信也女指美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美

而其美亦美且異然非此美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

贈故其物亦美耳輯錄計氏曰首言城隅不言自物

靜女三章章四句蓋不特送於城隅抑且相送於野矣

新臺有泚此禮河水瀟瀟莫爾燕婉之求蘧

際除不鮮斯淺反叶

賦也泚鮮明也瀟瀟盛也燕安婉順也蘧篠不能俯

疾之醜者也蓋蘧篠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困其

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

少也蘧篠不鮮猶曰○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

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

腰之音公於河上作臺以待其至李氏曰新臺臨河今

澶州遺國人之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

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新臺有洒七罪反叶河水浼浼每罪反叶燕婉

之求遽篠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輯錄臺在河上曰洒曰洒皆從水義

之中見其臺浼浼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謝氏曰蓬篠戚施之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

禮義與人倫反以醜惡之疾此之既無人道亦非人

形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古未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

地考

爾風美者多詳詩少本不當與

無所有故論淫詩必以鄭衛並稱蓋鄭衛其

衛舉其重輯錄諸篇曰諸者皆有吟君子偕老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

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

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媾伋於公公令

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

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輯錄左傳云及

載其先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

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增釋鄒陽張氏曰此章言

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為其將見殺願其影而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害願言思子叶今讀誤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增釋辭陽張氏曰此章言二子汎汎然從此疑之也逝矣痛其往而不返也詩人深求其心之無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章憂其被害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

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

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

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小我則受

走反壽之死未盡善也然及寧被殺而不忍其父壽寧代死而不忍死其兄則其志有可感

者人見其亦閱其不幸而不忍剛去之集引此以見孔子諒之之故也輯鮑輔氏曰二子
此亦廢矣春秋以來三綱廢九法斃未有甚於公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以為萬世
揚可以感發人故取之非便以二子所處為是也解頤曰宣公納子之妻以為妻則夫婦之倫
滅矣因宣姜而殺二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之道以之不以而君臣之
倫亦廢矣春秋以來三綱廢九法斃未有甚於此時者以其卒胥為夷也宜哉○增釋辭陽張
氏曰詩緝備自宣公殺叔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叔乃作亂立
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然周之少子與黔牟伐周立子類為王惠王
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為王之故皆不服伏乘其釁殺懿公而城衛為呼衛
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雅流毒子孫啓海夷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決所
漸且徐王室之禍蓋網常道盡天地幾於傾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狂席之禍
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三十九篇而此風才十有九然觀錄則交

借納矣其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怨之道

乘新臺則男之倫城二子乘舟則分于之

息絕堯立則無恤憐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

心北門則失勳士之道亂常敗政莫其於此

所以君變風之首數於乎度河野處

不待讀定

中而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三

邶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徒坎彼兩髦音實維我儀叶

何之死矢靡他湯河母也天叶只音紙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鬢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音

廣韻注曰頭子事父母之節親死然後去之武黃氏

會禮蓋也日禮記內則拂髦注用髮為之象幼時鬢鬢注武黃氏

髮也謂留髮為角子者也喪大記脫髦注幼時鬢鬢

為之年長垂者兩邊髦然也明人之至親惟有孺子

之義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孔氏諸侯

小歛脫髦士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伯名儀

共蓋伯字婦人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說

從天蓋姜注也

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伋伯蚤死，其伯蚤侯，其妻

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其守義之志也。故其妻

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鬢則實我之西

雖至於死，誓無他心。兩鬢而無他適之心，物有定所

人有定志，而用彼我二字，相呼應也。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

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

意耳。莊姜蓋禮無對，以其妻守義無二志，故二柏舟

世耳。其子為武公，其孫為莊公，變始於一妾，時也。次

第亦當然也。○爾雅：婦曰誓，誓，我之誓也。夫母之欲嫁

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

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感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汎柏舟在彼，河側鬢被兩鬢，實維我特之。

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爾雅：未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

也。愚邪也，以是為愚，則其絕之甚矣。○增釋：張氏曰：他

匿於心者，也。他適而誓之，死靡他，為之。其子猶顯，至於

念邪思之微，亦誓至死而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

而節不逾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自誓之意，以漸而深，輯錄真氏

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謂鐵死

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可為後世深戒。陳定宇曰：

衛之淫風流行，而有其妻特立之節，真可以過

人欲之，流風頹矣。讀此詩者，豈不可以感發人

善心乎？解頤曰：女子之生，以守身事人，一與之

終身不改，古之制也。其妻之守義，裁以古制，雖

婦道之當然耳。斯可見人心天理之未嘗泯也。

亦豈不足以挽風俗之衰，扶綱常之重，則其置

之，亦宜矣。

牆有茨不可埽

叶蘇

也中冓

古候

之言不可道

叶沈

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輯錄埤雅

蔓生子有三角刺人狀如菱而小一名茨

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之言若曰聞

道言醜惡也

○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

勿其燕兒頌烝也

宣公二年昭伯烝

許穆夫人注惠公朔蓋年十五昭伯即故詩又作

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

然也牆有茨不可埽內言醜惡不可道是皆無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

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穢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能

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

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反覆

陽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

其汗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

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

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

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

訓戒深矣韓錄輔氏曰楊氏之說蓋不獨為此

如此即先生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

也辭順曰宣姜本段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

為新臺之有紀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

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

於後肆以其身處於汗流而不

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委委反危佗佗反何如

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

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

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

飾編篇上聲髮為之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笄衡笄

也輯錄編笄以玉為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紒

懸紒都感反玼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

也輯錄孔氏曰必飾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

安重也如河弘廣也此二句上象服法度之服也淑

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

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既為夫人

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

不稱也此章言服飾之盛而德不相稱為可貴○

與君子偕老則得有副笄之服既服此宜從一而偕

老中三句正言宣姜威儀容貌稱其象服下二句言

今乃不善將云何哉中三句應副笄

六如下一句應君子偕老責之也

○玼此音玼其之翟叶去也鬢音髮如雲不脣先結

也從帝也王之瑱吐毀也象之掃勅帝也揚且子結

也反

也反

也反

也反

也反

也反

也反

也反

也反

晉星替反叶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彰畫

之以為飾也刻繒為之形而朱畫之綴於衣以為文

伯夫人之服自綸翟而下如王后同又見何被纓矣小序疏義鄭箋侯鬢黑也如雲言

多而美也膏絜也鬢髮被髮也人少髮則以鬢益之

髮自美則不絜於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純以玉係於

象象骨也掃所以摘髮也摘音剔蓋若揚眉上廣也

眉下而盛則顰惡且助語辭贊白也胡然而天胡然

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此章言

貌之盛若可疑而又可畏爾雅輔氏曰其者指宜姜

而言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言服之美也鬢髮如雲不

也象之掃也言飾之美也揚且之者也言色之美也

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足豈可以徒居哉

胡然而鬼神來此乎此則問辭

○瑱七我反兮瑱兮其之長諸延反叶也蒙彼緜

兮側物反絺是紕急列反祥溥慢反叶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頰堅反魚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院音也

賦也瑱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現音於君及見賓客

之服也爾雅毛氏曰展衣以冊設為衣蒙音覆音也

緜音緜音之髮髮者當暑之服也者曰緜其情尤細

所以自歛勸音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

謂表而出之也爾雅朱子曰先者裏衣表絺綌者視

謂表而出之也爾雅朱子曰先者裏衣表絺綌者視

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頽額用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
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此章言服飾容
而實不備也○增釋鄒陽張氏曰此
章末則答之曰此邦之媛也惜之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

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輯錄輔氏曰凡人之
暴氣愈暴則辭愈厲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
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
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
有所忿憤則不得其下如此詩之辭益婉而意
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正矣東萊先生生貴
之問之惜之三字誠詩意極好玩味

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子要姜矣斯我乎桑

中良反要反叶諸我乎上宮叶君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兜絲輯錄圖經釋曰唐也蒙也
本草夏生苗如絲蔓延木上生實如蠶子本經并以
唐蒙為一名許氏曰唐蒙非可食之物不知何以為

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輯錄孔氏曰酒醕注
妹邦紂所都朝殿即

沫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

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

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

此也

○爰采芣苢叶說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子五七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輯錄白虎通曰：麥，金也。七月

春秋或作姒。蓋把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寒采封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姜子也。庸矣。鄭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對豐書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輯錄劉勰中曰：采唐麥詩者欲

商獨遠行其庶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詩氏曰：大齊言貴族以誦女之美未必真有姜弋庸三

也。女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同於慢矣五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皆亂迭相凌謂之慢而國或亡此於慢者亂而跌

於亡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流者音之蕩也。聞

統紀民無維係誣其君上按桑間即此篇故小

序亦用樂記之語。輯錄鄭氏曰：濮水之上有

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因沉於濮

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

之謂也。通釋曰：朱子以桑間即此桑上詩而証

鶉音純之奔奔鶉之疆疆音人之無良我以為尼。王叶

興也。鶉鶉音鶉諸禽輯錄埤雅鶉有兩種有丹鶉曰鶉

亂其匹鶉能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

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

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鶉之不

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物有定偶人不如物故以為
相隨奔奔然鷓則鷓自相隨疆疆然各有常匹不亂
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曾鷓鷓之
不如而我反以為兄也哉

○鵲之疆疆鷓之奔奔叶通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解錄輔氏曰詩人疾惡宣

小君也彼謂校童頑

鷓之奔奔二章章四句一章刺頑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

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惜老是也

切言之者鷓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

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

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

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

前輯錄彭氏曰陳氏云木必壞然後蠹生焉國

張本使後世知所戒也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

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

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

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宋仁宗時講官不欲

人刪詩義勸戒不當有過輯錄李氏曰淫亂非

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非

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

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

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定丁依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摘於宜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管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

月也此據月令為說與堯典中星異堯典冬至日在

望約五十一度此正歲差之法七十五年差一度之

驗也及至元辛巳方回作山經又云今冬至日在箕

九度昏中室蓋又差矣然則十月定中七月

流火三月三星在天皆是在當時為然耳於是特

可以管制宮室故謂之管室輯錄通釋曰夏正月

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

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管室之時

又因管室為管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

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

昏中下逮今日此星

又以子月昏中矣

楚宮楚立之宮也揆度也樹八

尺之臬音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祭日

中之景以正南北也語出周禮冬官鄭氏註云凡造

中安樹臬以繩繫之取其正乃於日出日入之時畫

記臬景之端却於中臬以繩取景兩端之內一匝規

之規之則遠近定而東西審度兩交之間中之以指

臬則南北正矣輯錄朱氏曰經人猶恐南北之未正

又參之以日之景焉冬至日行南陸景長一丈三

尺夏至日行北陸景短一尺五寸此日中之景也楚

於宜

宿管室星也

此星昏而正中

夏正十月

定中七月

於是特

可以管制

管室故謂

之管室

輯錄通釋

曰夏正月

農事已畢

可以興作

而人君居

必南面故

亥月昏時

見定星當

南方之午

位因記此

星為每歲

管室之時

又因管室

為管室此

桐梓漆爰伐琴瑟

此星昏而正中

夏正十月

定中七月

於是特

可以管制

管室故謂

之管室

輯錄通釋

曰夏正月

農事已畢

可以興作

而人君居

必南面故

亥月昏時

見定星當

南方之午

位因記此

星為每歲

管室之時

又因管室

為管室此

又參之以

楚宮楚立之宮也

揆度也樹八

尺之臬音

而度其日

之出入之

景以定東

西又祭日

中之景以

正南北也

語出周禮

冬官鄭氏

註云凡造

中安樹臬

以繩繫之

取其正乃

於日出日

入之時畫

記臬景之

端却於中

臬以繩取

景兩端之

內一匝規

之規之則

遠近定而

東西審度

兩交之間

中之以指

臬則南北

正矣輯錄

朱氏曰經

人猶恐南

北之未正

又參之以

日之景焉

冬至日行

南陸景長

一丈三

尺夏至日

行北陸景

短一尺五

寸此日中

之景也楚

室猶楚宮

互文以協

韻耳榛栗

二木其實

榛栗小栗大

皆可供籩

實用之

椅梓實桐

皮桐梧桐

也輯錄嚴氏

曰陸機言

有青桐白

桐赤桐此

中琴瑟者

白桐也荷

桐梓楸之

梓漆之桐

為白桐梧

桐生矣之

桐為青桐

梓楸之

疎理白色

而生子者

輯錄本草

注曰梓以

桐漆木有

液黏念

黑可飾器

物輯錄

本草注曰

漆樹高三

二

所注滴則

成漆也

四木皆琴

瑟之材也

輯錄嚴氏

曰荷桐可

為琴瑟榛

栗可備籩

實梓漆可

供

爰於也

○衛為狄

所滅文公

徙居楚丘

管立宮室

國人悅之

而作是詩

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

功凡此類也候定星順天時也度日景審地勢也種樹備國用也致詳慎之意為永久之

圖新告之特益如此

○升彼虛起居反叶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

山與京叶居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

以正方面也與既景廼罔之景同上章揆之以日是定其基址此言景

山與京則又前者未定或曰景環山名見商頌京向

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通

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

衛地跨冀兖二州桑者尤其吐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兖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蘇氏曰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

尤備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書以至

終然而果獲其善也文公始欲居望丘又欲居堂邑既而審察其地決意於楚從而

卜之又吉乃居焉致詳致慎如此是以後來之善符當時之卜也詳此及下章文意乃詩人於文公殷富

之後述之耳

○靈雨既零命彼倌倌人星言夙駕說始說于桑田

叶徒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駮來音牝三千新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

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駮○言方春時

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

車亟往而勞去聲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

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

於三千之衆矣

文公因天時而勸農事如此可謂教

此事為然育物之職已如

彼則勤民之心可知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

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

誠實則無虛浮之

之謀輯錄慈溪黃氏曰匪直也人語難曉至此文義

方通嚴氏曰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育

其人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寒實淵深故能記曰問

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駟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

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

也於是而文公之興衛也久矣輯錄曹氏曰人君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首章言其作邑之時二章

日富感

之時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

戰于葵澤而敗死焉輯錄注注葵戶宋桓公迎

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輯錄

傳作曹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

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立而遷衛焉文公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輯錄注大布麤布大帛厚

日此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輯錄

賤損之意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輯錄

商族以遷其有無惠百工以類授方任能授方

其事為元年革車二十乘輯錄文公是年冬立

信公二季年乃二百乘見閔公三年季年

十五年季年乃二百乘乃詩人稱美之辭不必

求其實也集傳引此

以見文公興衛之由

○乃如之人也。僕昏姻也。大無信。叶斯也。不信命。叶亦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自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

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程子曰。男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當有以制之。無是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入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蠅蝶二章章四句

一章賤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之。○增釋許氏曰。衛因澠邢以

致禍敗其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理。知命真君子之言也。

相息亮反鼠有皮叶蒲反人而無儀叶牛反人而無儀

不死何為叶吾反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

此蓋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反。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反覆譏刺輔氏謂螻蛄相鼠二詩皆文公化行而人心去邪反

正之時也故其疾惡如此而後篇又繼以好善之詩焉釋錄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豺獨言鼠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東萊呂氏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子子

居氣

千旄在浚

蘇俊

之郊

叶音

素絲紕

反

之良馬四之彼姝

赤朱

者子何以畀

必寐

之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千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釋錄嚴氏曰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駉姝美也子指

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駉

凡四馬以載之也釋錄嚴氏曰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駉姝美也子指

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旄

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

禮意之勤乎禮著於外意本於中車服之盛如此則好善有誠矣賢者之忠告當如何哉詩

人所以預為之謀也

○子子千旄在浚之都素絲組

音祖之良馬五之

彼姝者子何以予

音與之

賦也攸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說旌旄其下繫旒

旒下屬繆音杉旗之正幅為繆皆畫鳥隼也釋錄周

曰鳥隼為繆考工記曰鳥隼七旒以象下品曰都五

之五馬言其盛也馬止於四無五馬六馬之理詩人特言其盛固不可以辭害意也

○子子千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

姝者子何以告

姑沃之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

也分其羽而間綴之也輯錄孔疏干之首有旒有羽其下有旒繆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

綴後世或無故祭鳥羽用之謂之夏采爾雅旒首曰旌則干旌干旌一也斷設旒旒有旒旒之稱未設旒

羽謂之旌城都城也祝厲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

也衛有好賢之大夫裔德之君子而詩又識報施之禮忠告之義皆可為賢矣

干旌三章章六句以良馬四之五之六之為次序也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

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

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

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

故其為詩如此蠟蟻疾淫亂也相鼠惡無禮也干旌樂善道也蓋所謂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戰馳載驅計祛歸言音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

漕叶祖反大夫跋蒲未反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吊失國曰言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

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又閔衛之

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也輯錄朱子曰此詩之前則未知其為戴公時歟文公時歟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

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此詩輔氏所謂夫人傷宗國之亡既歸而許之大夫乃追之于路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觀夫人見其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人之行亦故知其義有不可者矣特以側

但之情有不能自己者此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閱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

所渡之水也閱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

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

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

自已也增釋許氏曰此既不以我歸為嘉則信不能施反而濟視爾雖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思則

不遂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蕪音育叶女子善懷亦各

有行叶戶反許人尤之衆釋直吏反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蠶具母主瘵鬱結之疾善懷多憂

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輯錄瀟湘志曰引洛行道水至商顏下岸善崩行道

尤也○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

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思之情或采蠶以瘵鬱結之疾

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

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釋且

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

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爲釋且狂哉

○我行其野芄芃音蒲紅反其麥叶說苦貢反于大

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反百爾所

思叶新反不如我所之

賦也。荒荒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

之因。輯錄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注云：因，緣也。緣，此而至。

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

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荒荒之麥，又自傷許

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

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

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加然不如後我得自盡其心

之為愈也。增釋許氏曰：又設行野見麥之意，凡憂控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八句

大夫追及之時三章與反在道之時四章歸而將至之時

一章出而在道之時二章

事見春秋傳。見閔公二年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

二章二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

章二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

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襄十季與

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

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

於亡故也。夫人之辭哀痛迫切若不能以為心

人之仁先聖王之禮不待較而輕重可知也歸

已出已犯義矣聞義而能自克不害其為賢也

故聖人取之如此輯錄朱子曰聖人錄泉亦於

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

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

賢矣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於

類氣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

於六反

綠竹猗猗

於何反

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瑟兮僖兮

瑟兮僖兮

赫兮咺兮

有匪君子

終不可諼

况元反叶

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

音隈

也

音隈

水曲兩雅

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

輯錄漢志武

河新出山下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其音健猗猗始生柔

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

也輯錄孔氏曰武

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

鑿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椎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

如脩飾有造而無已也

輯錄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

滑澤也切而復磋琢而復磨言治之氣而益致其精也瑟和雅貌僖威嚴貌咺

宣著貌諼忘也○衛人夷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

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進益之意故以為

興大學事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

也此進德之事學問屬知自脩屬行知行二者並進

也此進德之事學問屬知自脩屬行知行二者並進

也此進德之事學問屬知自脩屬行知行二者並進

也此進德之事學問屬知自脩屬行知行二者並進

也此進德之事學問屬知自脩屬行知行二者並進

著盛大之貌。恂，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恂，懼者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敬之見於外也。皆以威德氣象言而進德。曰：夫亦可見矣。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止，至善之傳人心也。如此詩，又引之。以釋此止善，乃大學之成。功，聖賢之能事則武公之德固不可少。既先，得之而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輔氏曰：觀大學傳，曾子所以解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論，予義明白而旨意詳備。愈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說詩。蓋後之說詩者，詳於訓詁，則或略泥於旨。或遺於訓詁，惟曾子則於字義旨意兩皆極其詳也。○增釋許氏曰：武公之所以有德，全在切瑳琢磨四字。惟其工夫如此，精家故有斐，則所宣之德存於內者，周故發於外者，著下二句却就他人心上說。謂此君子不可忘也。又曰：此章訓詁解義皆不及大學詳明。蓋大學朱子晚年之書，讀此章者當從大學。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君子有匪君子，充耳琇瑋。○會，古外反。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與也。言其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瑳，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令。縫，去聲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服飾而見其德之稱也。堅剛茂盛，亦有尊大威嚴之尊嚴可知。○首章先言進德，後言成德。義兼首尾。此與下章專主成德言，故不及乎切瑳琢磨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緝兮攸兮，有匪君子如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十二以為飾，謂之琪。武公諸侯則玉用三米而琪飾七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服飾而見其德之稱也。堅剛茂盛，亦有尊大威嚴之尊嚴可知。○首章先言進德，後言成德。義兼首尾。此與下章專主成德言，故不及乎切瑳琢磨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緝兮攸兮，有匪君子如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緝兮攸兮，有匪君子如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緝兮攸兮，有匪君子如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簣，稷聲。上。也。謂本第也。竹之密比，去似之則盛。

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鍛鍊已至於精純。主

璧言其生質之溫潤，生質能全其溫潤。寬宏裕也。綽

開大也。猗，嘆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武公嘗入相為

較之。較，兩轆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木也。語見周禮

輿人註疏云：較，車兩旁豎之者，兩轆上出軾者以較

也。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訓詁謂植木之上，出兩

橫木在下者為軾，上者為較。謂之重較者，軾上有較

曾出也。此說重較，指明而與周禮異。姑存之。戰錄

詩註云：車廣六尺六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十

較去輿三尺二尺二寸，備高五尺。善戲謔，不為虐者

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中節不至於過，是不為虐也。以禮

○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成就，則無以加，亦有

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在輿而寬綽，心

也。戲謔而不為虐，笑語。蓋寬綽無歛束之意，戲謔非

莊厲也。皆常情所忽而身致。差之地也。然猶可

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

可見矣。前二章猶有主敬之功，此則禮曰：張而不弛，

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

竹之密比，去似之則盛。

主

寬宏裕也。綽

武公嘗入相為

木也。語見周禮

植木之上，出兩

較者，軾上有較

異姑存之。戰錄

去輿高三尺三十

善戲謔，不為虐者

以禮

不為虐也。以禮

則無以加，亦有

自如。在輿而寬綽，心

戲謔而不為虐，笑語。蓋寬綽無歛束之意，戲謔非

莊厲也。皆常情所忽而身致。差之地也。然猶可

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

可見矣。前二章猶有主敬之功，此則禮曰：張而不弛，

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

淇奥二章章九句

一章言田進德而成德也二章言以成德言也三章極言盛德之

也至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歲傲于國曰自卿

以下至于師長士

師長大夫也

苟在朝者無謂我老

毫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

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

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

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

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有文章於瑟間赫喧見之

象磨見之。曾釋許氏曰一章總言其講學自

脩之功敬德容儀之盛二章止言正其衣冠則

其德容自充蓋至此德成矣三章言守之於心

者貞剛如金錫施之於四體者編粹如圭璧至

於倚較則寬綽戲誦則不重蓋動

作之間無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考樂在澗叶居反碩人之寬叶區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叶元反

賦也考成也樂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

曰考扣也樂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正之為

樂音洛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太寬廣永長

矢誓謏忘也○詩及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

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

樂也輯錄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增

則見其寬廣之意如此

○考樂在阿碩人之適苦未反獨寐寤言永矢弗過古未反

賦也曲陵曰阿適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

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輯錄氏曰寬

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樂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未嘗弗告亦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卧

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素位而行遜世無悶於考樂之詩見之

考樂三章章四句其樂深輯錄解頤曰賢者隱處

於澗谷之間始而曰弗諉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過謂所願不踰於此也終而曰弗

告謂不以此樂告人也

碩人其頡其機衣於既錦裝苦迥衣齊侯之子

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息夷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頡長貌裝禪也錦衣而加裝

焉為其文之太著也輯錄朱子曰裝儀禮作最禪衣者沈存中謂裝與縗同是用縗麻織為之東宮太子所

居之官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

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

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蘇氏

曰邢周公之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

後謂近齊輯錄通釋曰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

姊妹與莊公之姻婭其尊皆同也○莊姜事見邶

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

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

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輯錄

曰其父母兄弟皆正大如此君何為不答之手嚴氏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

廣欲讀之者知其為莊姜則不見答
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徒兮膚如凝脂領如蝤蛴似修齊

齒如瓠犀反犀鬚音秦首蛾眉我波巧笑倩兮七薦

○美目盼兮匹見反

賦也茅之始生曰美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

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白而長者輯錄本草

木根下有之瘦而白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

蝤蛴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輯錄精蛾也其眉

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輯錄孔氏曰服虔云輔上

下之別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

章之意也

○碩人敖敖五刀說始銳于農郊叶音高四牡

騶起橋反朱幘符云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

直音高大夫威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

驕壯貌幘鑣飾也鑣者馬御外鐵人君以朱纒之也

鑣鑣盛也重言之則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

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輯錄孔氏曰婦人不露見

翟羽為飾風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輯錄鄭氏曰朝

朝也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

寢釋服輯錄鄭氏曰小寢燕寢也陳氏曰視朝而見

決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來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釋錄曰始

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

而鄙之也布幣布帛之名買買也買絲蓋初夏之時

也頓丘地名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

類立謂一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

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而不遂

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

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

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遂後必以時而悟

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徒惡之人雖士君子立身一敗

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朱子又推之以

說詩之法也

○乘彼境俱毀垣音以望復關音不見復關

泣涕漣漣音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

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遷

賦也境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

入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也音

尸為屬龜疾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賄財遷徙也

○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境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

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音

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已上二章皆述其初奔

章可見古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則以爾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

其音甚叶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士之耽兮

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音鳩鳩也似山雀而小短

尾青黑色多聲輯錄嚴云以山鳩呼為鳩鳩音骨勳本草

日鵲鳩尾短黃色多聲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

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

其不可恃此而從音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甚以

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鳩食甚多則醉也此以欲不可

輯錄耽溺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

之後深自愧悔之辭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自信

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或

無所妨也此亦惟廣言之此章悔也輯錄通釋曰集

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以辭意抑揚重於女而

輕於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阮詩文猶之

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自我徂爾二歲食

貧淇水湯湯音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

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

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輯錄孔氏曰以帷障車之

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

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

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此章然也

輔氏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雖云曲不在已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詩緝曰士貳其行士心無極不可測知由其德二三不專於一故也

○三歲為婦糜室勞矣夙興夜寐糜有朝叶直

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許意其笑音

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啞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

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

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之暴戾加我兄

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啞然其而已蓋淫奔從

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

理國者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有痛悼而已此章

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隰則有泮

音畔叶四見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信誓旦旦叶得

不患其反叶字及是不思叶新亦已焉哉叶將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

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孔氏曰但結髮晏晏和柔

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

如此徒使我怨也輯錄前章以桑之意恐此比其色

謂未笄為三歲食貧三歲為婦若可疑者故詩緝

三歲者但言其在夫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

總角之特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
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
反字正與洋洋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
二字語相應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
之謂也縱欲敗禮失身終人此豈未終知徹之謂哉
十五年注曰思使終可成思其可復行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章約奔二章遂奔三章章奔四
章奔反在通而怨之解五章被棄
歸宗而怨與海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悔無及
也釋錄劉勰中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既離自
於人謀義理實無以保其終者足以安於
其終也其理者無以保其終者足以安於
來未有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亡者此氓詩之
所用作也通釋曰此詩及邶風皆棄婦所作
故其辭意多同桑之黃履即匹獨之也也食貧
靡勞即方舟練練之苦也至於暴矣即有既有

憤之意也惜老而使我感即既生育而此予
毒也然則宴爾新婚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
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於已今之
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望昔之過在
已故終於自悔昔者之不思其來此詩自悔
之深固不得如谷風歸怨之深也望音職

翟翟

地也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翟翟長而殺聲也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

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

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輯錄補氏曰豈不爾思者言固不能不思也遠
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

父母兄弟叶滿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

曰在左其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增釋鄒陽張氏曰泉水即衛州共城之百泉漢水出相川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思

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行遠父母兄弟安之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佩玉之儺乃可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

笑也增釋穀梁傳軍人粲然皆笑難行有度也○承

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

也

○淇水悠悠音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悠悠流貌檜木名似柏身孔氏曰為黃枯相注

柏葉松身曰楫與此一也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一章歸而亂辭以決之二章思

思不能忘而義若不能決也然則所以自處者

有道矣○竹竿泉水載馳三詩為一類載馳之

詩其情迫此與泉水其詞緩勢不同也然載馳

馳驅而出矣聞大夫之言而後反泉水亦與諸

姬伯姊謀而後知義理之必然而無疑此則斷

之以心不持謀而後決告而然知之泉水載

馳充焉賢也

苑音九蘭之支童子佩鵲許規雖則佩鵲能不我

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兮
興也苑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音支
枝同鵲雛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
子之飾也此詩不知所謂則其起興之意難曉若以
為刺童孺無能則義有可推蓋苑蘭之弱

而技葉長蔓不稱末故以興童擇
無能而服飾美盛人不稱其服也
知猶智也言其
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悻帶下
垂之貌

○莞蘭之葉童子佩鞢失涉雖則佩鞢能不我
甲叶占容兮遂兮垂帶悻兮

興也鞞決也以象骨為之著音右右手大指所以鈎弦
闔體即開字即開字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

是也以朱章為之用以強音右右手食指將去
名指也朱章皮之赤色者也以朱章為之故名朱

氏曰極猶放也所以鞞指利放
甲長也言其才能不
足以長於我也射者男子之事尤非童孺所

莞蘭三章章六句

風雅也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輔氏曰此亦必刺在

谷貌之可觀耳然未知其誰何也
曰莞蘭柔弱之草其技葉不足取以興童孺無
才智不足尚故雖服成人之佩而智不足以知
我才才不足以長我猶且不能自省而舒緩放肆
重帶悻然以自得蓋其德不能自備於服飾故為入
指議如此其必有所托而言也蓋朱子謂不可
強解姑存于此

誰謂河廣一葦杭戶郎之誰謂宋遠跂立歧予望之

賦也葦兼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衛城

桓公迎其遺民渡河而南襄公即位則衛國在河南
矣此恐當作興體不必以渡河為說也輯錄左傳闕
公二年冬桓公逆衛立戴公卒立文公信公元年即
文公之元年至九年春桓公卒襄公立是時衛在河
南上
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

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

重與祖為體祖孫昭穆同故以祖為體母出與廟絕

不可以私反不得世祭祀則與廟絕故作此詩言誰謂

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

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踵也脚根不著地明非

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容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

至言近也輯錄嚴氏曰刀船古字通用輔氏曰但言

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也中畏義者得之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又陸於足力知其近

夫入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公

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

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

而已呂氏曰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立

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欲見母也而曰見舅蓋

恐傷其父之志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善而

不敢過焉不辛而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京

雁陳氏曰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

而已愚謂如此則襄公之於其母生不可見死

不可為服矣死以心喪為禮而生其孝未之詳

也豈惟終身未也衛有婦人之詩自其姜至於宣

公之母六人焉

輯錄衛有婦人之詩六人皆止

人也宋桓夫夫人也泉水也皆止於禮義謂其姜莊姜也許穆夫

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如子乃

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

焉故也爾雅輔氏曰范氏為襄公處者得其義

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

道也母之微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

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

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

伯兮列兮邦之桀兮伯也執爨市朱為去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揭武貌桀才過人也爨

長丈二而無刃釋錄說文也積竹為之冬官廬人爨

無刃可殺打人故謂之爨婦人以夫爨從征役而

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爨而為王

前驅也此以侯國之人供天子之役也才美

自備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

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

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

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已容輯錄晉穆釀云士為知

輔氏曰此其真情也呂氏曰膏所以膏首而沐蓋

也左傳遺之潘沐音潘米瀾也內則潘漸米汁也

○其雨其雨杲杲占老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

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

而寧甘心於首疾也憂思之苦本不能堪而令人首

首疾而不辭耳此章辭意當與下章例之

○焉於處得反護况表草言樹之背音願言思伯

使我心反痲呼內

賦也護忘也護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輯傳本草

鹿葱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輯錄

生男也壹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背北堂也孔氏

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

半以南為南堂通釋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痲

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輯

采子曰北堂蓋古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

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痲而不辭爾寧使心疾而

心痲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一章憫夫之才二章明已之志

情也文王之遣戍役采薇出車杖柱之詩是也

作周公之勞歸士東山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

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

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

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殺人之父則孤人子傷天

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

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

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

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

也輯錄輔氏曰范氏之說誠足以詔萬世人君

而如此義則知謹重於用兵矣至所謂治世

之詩則述其君上國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
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
聖人錄詩之意李氏曰言者師出不逾時所以
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兵多矣未有善師還者獨
於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
役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
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怒之心
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每以狐

齊之南山亦是類也解嚴氏曰狐性淫又多疑

絕水曰梁人於水以石在梁則可以棠矣○國亂

民散喪其妃同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

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齊未及梁未可裳也既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申重也

用帶已束之也○曾輝鄒陽張氏曰凡帶有二革帶

加裝上所以懸帶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為禮也

在厲則可以帶矣而渡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皆所服者也此兼上兩章

有狐三章章四句着裳然後加帶故用裳與帶

投我以木瓜呼報之以瓊瑤居匪報也永以

為好反報也

比也木瓜楸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輯錄本草曰

生於春未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

之楸徐氏曰瓜有瓜楸桃方瓜李有雀李此皆

蔓也故言木瓜瓊玉之芳者珺佩玉名曰瓊也
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珠而上繫○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
於所下瓊齒牙者也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
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詳氏曰此雖男女贈答之辭然推而充之亦足以為
法蓋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已相較而效
報蓋如此則可永其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韓詩說文曰玖玉黑色孔氏曰立中

木瓜三章章四句

反發味美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二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

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

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

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

之心也鄭詩故此

衛多君子於詩可見如淇

衛文公興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凱風之

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者千歲之賢大

夫簡兮之賢伶官考槃之隱君子豈不特然

於變風時其次則乘舟之爭死者亦有可憫

之一節又如賢婦人六人則其美共美許

宋桓夫以水竹也

慎伯兮之專一
而有同死之德音
不特多君子而已
可謂多賢婦人矣
在六婦人以外然



